

40 “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”主题作品征集选载

在北国春城投稿《文化周末》

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爱是琉璃

北国的傍晚时分，寒风催促着每一个夜归人，我也不例外。只不过临近小区大门之前，还会习惯地走进那位济宁籍的卫老板的小店。可能捡几个吊炉烧饼带回家当晚餐，也可能与卫老板拉呱拉呱生活中的鸡零狗碎。

之所以愿意走进卫老板的小店，真的因为他是个济宁人，他将济宁人的美好与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——直爽、不算计、勤奋、务实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始终不忘记自己的根。

最初认识卫老板，是他的小店刚刚开业时。那是个夏天，一首《济宁之歌》被他当做了开业典礼的交响曲，那场面不比三伏天的气温低到哪里去。

犹记得他将4个音箱放在了店门外，《济宁之歌》就这样单曲循环着——运河在我心中流淌，济宁我可爱的家乡。孔孟颜曾彰显民族之魂，李白杜甫写就旷世绝唱。梁山聚义，四湖意蕴长。泗水泉林美，峰山奇石壮。啊，运河之都，孔孟之乡。东方圣城，礼仪之邦。运河在我心中流淌，济宁我美丽的家乡。神奇的土地，编织成锦绣画卷。英雄儿女铸造着世纪畅想。水美人更美，风清气正。齐心唱和谐，合力颂华章。啊，运河之都，孔孟之乡。东方圣城，礼仪之邦。啊，运河之都，孔孟之乡。东方圣城，礼仪之邦……

在认识卫老板之前，我对于济宁的了解一直停留在文献资料里：东夷文化、华夏文明、运河世界遗产，人文始祖黄帝、儒家史家圣者，微山湖如诗如画，铁道游击队的红色传奇等等。这些瑰宝的其中任何一宝，都足够吸引我这个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，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踏上那片神奇的东方圣城。

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垂爱，可能是美好的事物即使被时空所隔绝，依然会有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的故事流传。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济宁籍的男友，更确切地说，他成为了我真正认识济宁，从而遇见《文化周末》的小船公。

小船公叫刘中华，诙谐幽默、厚道靠谱，我俩拉呱时从不囿于话题，什么天文地理、社会热点、胡同漫言等等。惊喜的是，多数时候的这些个拉呱，都能被我俩拉呱出个写作的灵感来。

后来，我感叹人生得遇益友该是刘中华大哥这般吧！更让我感佩的是，中华大哥虽然双腿不能行走，但他也会坐着轮椅，去一些现场找创作的灵感。多年以来，他在《济宁日报》和山东的其他报纸，都有稿件刊发。

这其中，中华大哥多次说起了《文化周末》与成岳老师。继而，我开始欣喜点赞信息时代的伟大，让我这个旅居北国的女子，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读到成岳老师亲手精心编排的《文化周末》。

两年多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《文化周末》，却真的让我看见了成岳老师作为一位文化使者的匠心独到之处，也让我十分动容有幸遇见这样一份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广度的纸刊！于是，《文化周末》，让我这懒于投稿之人，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邮箱，发出了第一封邮件……

至此，权且赋一阙《满庭芳》，聊表心中的欢喜雀跃——

夜梦微山，沧溟俯视，运河古韵琳琅。任城入画，太白舞霓裳。妆淡香清数朵，千村畔、顾眷仪章。冬云送，吾心棹，共赴此贤邦。檀烟罗带举，生宣数尺，词话无双。四十纪，新朋羞涩愁肠。拼凑心音一页，只为那、周末兰堂。风如水，北书插翅，落款慕鸾凰。

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的20年

济宁市泗水县政协 乔赞

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，恰好是报纸复刊行程的一半，整整20年。我的童年，刚刚进入21世纪。对于农村人来说，报纸还是稀罕东西。哪里有？村委大院、乡村小学，还有退休的老教师、老干部家里有。能读上报纸一直是我的奢望，而读者都是让人尊敬的先生。

2003年，我上小学一年级。语文课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报纸。打开报纸，有四五张展开的试卷那么大，浓浓的墨香味道扑面而来。

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是文字新闻；漂漂亮亮的插图，是图片新闻。新闻是由记者、通讯员采访完成的，还有另外的一张，是和新闻版不一样的，后来知道那是报纸的副刊，叫《文化周末》。

副刊不“副”，作品是作家们才能写的。所以，它的风格与新闻不同，文章和插图温润而隽永。

“同学们，大家想不想成为记者，想不想成为作家？”老师这样问。“想，想！”在我与同学们洪亮的回答中，梦想的种子开始萌发了……

在老师的讲解中，我知道了这份报纸叫《济宁日报》。济宁，代表全市规格最高；日报，就是每天都会出版的报纸。

报纸一定很贵吧？三块，五块，七八块？一年可就是几百、上千块钱啊。什么时候，我家才能天天看上报纸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……

不知不觉，10年过去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日益繁重的课业负担，似乎让我很难有时间再想着阅读报纸。当然，也不排除玩心作祟。

10年过去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重逢。只是，带着些许无奈、遗憾，或者命中注定。

那年，我在县城上高二。不知学业压力过大，还是对高考太过重视，长期的腹痛腹泻，让我难以坚持在教室。省里、市里，到处辗转；西医、中医，皆要尝试。出行免不了大巴车，一趟两趟还好，有心看看路旁风景。时间长了，难免枯燥，更何况是在求医问药的路上。

正因如此，每次出行前，家人都会买一份报纸。有时是日报，有时是晨报，有时是晚报，更多的是带上一份《济宁日报》。报纸的价格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，只是一两块而已。

开始，无心阅读，走马看花，看图片，看广告，看寻物启事，颇有猎奇之感。合上报纸，看景，发呆，睡觉，路程长了依旧乏味。

实在没有办法消磨途中烦躁，就硬着头皮逐篇阅读。没想到，越读越有趣味，越读越有感觉。原来新闻的每个措词，都有它固定而契合事宜的语境表达。

比如，会议认为，是对某个事件性质的判断；会议指出，多用于对工作情况、重要意义的表述；会议要求，则是直接而具体的指导；而会议强调有所延伸，是对某项具体要求的细化与拓展。

再比如，肩题多虚，副题多实，而字号最大的主题则可虚可实。

是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阅读的体验都慢慢沉淀下来，成为不可或缺的经验。

又是10年，我成了《济宁日报》的作者。我心目中的故事写成了文字，或密密麻麻，或玲珑剔透，飘着浓浓的墨香印在了报纸上。

今年3月，某日下午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来电是济宁市区号码，稍作犹豫，接起。电话那端，传来厚重的声音，是乔赞吗？我是《文化周末》成岳。寒暄过后，成老师告知我，从邮箱里看到来稿，准备近期采用，要我提供几张配图。

我的稿子要见报了，激动的同时也在愣神。旋即，向成老师表示感谢，并答应尽快寻找。

坦诚地说，将这篇稿子投到邮箱，纯粹抱着投石问路的想法。之前，有文友也说，《文化周末》是知名副刊，上稿很难。这一点，我是心中有数的，甚至还小气地认为不收自然来稿。在此之前，曾将几篇自认为较好的文章投稿别处，结果都石沉大海。

约两周后，成老师发来微信，是当天的《文化周末》。而我那篇标题被改为《一河数百里：跟我去陪尾山探源》的文章，放在了头条位置，几乎占了整版的大半。

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作者来说，首次发表就登上头条，是《济宁日报》给的莫大的鼓励。此后，我又创作了系列文学、新闻作品，也都登在了各个版面的头条、倒头条等重要位置。对此，一直感激在心。

20年，从读者到作者，弹指一挥间。期待着，盼望着，与《济宁日报》的一路走来。

40年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



散装的百科全书

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 张辉

报纸被誉为“散装的百科全书”，读报可以学习知识，增长才干。集报可以陶冶情操，广交朋友，于是我也加入了这项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。

在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，我有千余报友，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，为集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，整天忙着寄报、收报、阅报和整理报纸，极大地充实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。

2003年9月，我应邀出席了在临沂召开的第八届全国集报发展研讨会，首次见到了联系多年，但一直未曾谋面的报友代表300余人。大家非常高兴，亲切握手，互致问候，并赠送报纸，相见恨晚。夜已经很深了，所有房间依旧灯火通明，大家久久不愿散去，在这个属于集报人自己的盛会里，畅谈集报发展大计。

济宁报友黄万奇为大家免费散发了《济宁日报》，近400份报纸数分钟被争抢一空。我有幸得到弥足珍贵的两份，高兴得像个孩子欢呼雀跃。回兰后，我把这次收集到的百余种报纸一字摆在地板上，畅游在报纸的海洋里，尽情享受拥有报纸的快乐。

忽然，我眼前一亮，《济宁日报》4个大字映入眼帘。这份报纸的版式设计，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我拿起来仔细欣赏，尤其是副刊上的美文，更是我的最爱。我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把报纸读，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了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。报纸，整天与我形影不离，成了我的灯下客、桌上餐。

“断顿”的日子总是寂寞难耐，整天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干什么也没有心情，懒懒地躺在床上。父母以为我生病了，非要拉我去看医生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得求助黄先生，没想到他大力支持，源源不断地为我寄来不少他看过的报纸。为了便于阅读，我把

结识《济宁日报》是在1996年12月。那年，由尚河中学借调到原尚河乡党政办公室从事宣传报道工作。当时，写点诗歌、散文什么的倒还凑合，一提到写新闻报道，可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刚借调的时候，觉得能在《邹城市报》上露露面就谢天谢地了，哪里知道还有更高一级的报刊。我是8月26日到乡党政办公室的。起初的一个多星期，几乎昼夜不停歇，唯恐写不出东西来让人笑话。天道酬勤，9月10日一篇题为《种养结合富了罗峪村》的报道，就在《邹城市报》刊登了。

也就一个多月，我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《邹城市报》了，这个时候我发现《济宁日报》。于是，把办公室能找到的《济宁日报》全找出来订在一起。起初只知道来回地翻，看得遍数多了，慢慢地发现，第1版与第2版的新闻有区别，第2版与第3版的文章也不一样；周末版最好区别，全是文学作品。

接着又发现，不管哪一期的报纸，同一个版面上的文章基本相似，而且同一个版面上的编辑基本是同一个人。这时候才意识到报纸不仅有“版面”之分，还有“专栏”“专题”之分。

从中还看出，每个版面、每个专栏都有相对固定的编辑。于是，我就通过版面研究文章，通过文章感悟编辑。之后再将自己的文章符合哪个版面，有的放矢，不盲目地写，也不再盲目地投了。

这样细细研究了不到两个星期，开始向《济宁日报》投稿了。本以为石沉大海，哪知道投了第3篇的时候，一篇题为《尚河乡大力发展特色农业》的稿子就见报了。那是1997年1月6日，不仅见报，而且稿子还发得比较长，1059个字。这让我欣喜若狂，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。

接下来自然是抓住时机，更加努力。仅2017年1年，就有13篇稿子刊发在《济宁日报》上。其中头条3篇，2版头条2篇，3版头条1篇。我还拿到了这年报社举办的“香港回归·党的生日”征文奖。

从1997年1月6日的《尚河乡大力发展特色农业》，到今年8月6日的《闲置院落富美蝶变——邹城市撬动社会资金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》为止，我在《济宁日报》已经发表多篇（首）新闻、言论、诗歌等文章。

就这样，我从县级报起步，从地市级报起跑，再到省级的《山东科技报》《山东人口报》《联合日报》《齐鲁晚报》《人民权利报》《农村大众》《大众日报》，最后踏上国家级报刊《党政周刊》《乡镇论坛》《党建研究》《人民日报》、人民网、强国论坛、新华网、中国农网、凤凰网等等。

作为一个乡镇通讯员，我可以骄傲地说，在新闻报道的路上，我经历了基层通讯员的奋力前行。

回首走过的路，尽管也有“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”的感觉，但更多还是“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情怀，这归功于《济宁日报》对我的眷顾和无微不至的滋养，她当之无愧地成为我“成长的沃土，进步的阶梯”。

《济宁日报》告诉我：结识一份报纸，先是这份报纸的版面和专栏，进一步结识的是版面、专栏背后的编辑风格；深层的结识，则是感悟编辑风格折射出的办报理念和气魄。

办报理念和办报气魄，是报纸的灵魂，更是报纸的生命力所在。好的报纸，特别是党报，在唱好主旋律的同时，应该主动当好群众的“意见箱、扬声器”，领导的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，发展的“风向标、指南针”，稳定的“防火墙、减压阀”，不能唱高调、说空话，脱离群众、脱离实际，鹦鹉学舌、不知所云。在媒体发展变化一日千里，形式多元、优胜劣汰的今天更是如此。

40年来，《济宁日报》摸爬滚打，风雨兼程，初心不改，不辱使命，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她“唱响主旋律”的历史重托，为济宁的发展稳定做出了贡献。

1996年以后《济宁日报》的发展变化，我一直关注着。因为这个27年间，我一直痴心不改投稿，《济宁日报》给予我27年的滋养关怀和倾情关注。

《济宁日报》穿越历史烟云，沐浴现代风韵，披荆斩棘走过了40个不平凡的春秋，而今迈入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的融媒体时代。在信息传播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，纸质媒体《济宁日报》“老少咸宜、易于珍藏”的独特优势，必将历久弥新。

衷心祝愿《济宁日报》永葆“化蛹才能成蝶”的韧性和“浴火方会重生”的气魄，以“危机中育新机、变局中开新局”的拼搏进取精神，在融媒体竞争与发展中宝刀不老、青春永在！

成长的沃土 进步的阶梯

济宁市邹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冯贵雨

副刊上的美文剪下来，分门别类地粘贴在《报海拾贝》上。闲暇之余，有一杯香茗陪伴，就可让我度过快乐的一整天。

报纸看得久了，手就痒痒，让我这个“码字学徒工”怦然心动，试着写了一篇“豆腐块”，居然发表了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我信心倍增，常常挑灯夜战，任笔在纸上驰骋。有时都睡下了，忽然想起几句，便爬起来记录。

从之前的石沉大海，到现在的见诸报端，圆了我梦寐以求的发表愿望，还被兰州市作协吸纳为会员。面对荣誉的花环，我不骄不躁，坚持读报写稿，成了足不出户的写手。

2020年9月15日，《济宁日报》推出一份《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“济宁抗疫”典藏特刊》。得知消息后，我立即联系黄先生。他说：“各地报友电话都打爆了”，一时间“济宁纸贵”。

我犹如跌入了万丈深渊的冰窟，冷得叫人心痛，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，满脑子都是特刊的影子。得到日思夜想的特刊，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

漫长的几天后，我再次联系黄先生。他说：“只找了为数不多的几份。”我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无论如何帮助一份。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，他终于松口，答应给我1份。

闲暇之余，我如数家珍地欣赏着。这份《济宁日报》在我收集的疫情防控特刊中独树一帜，鹤立鸡群，难怪得到报友们的热烈追捧。手捧着梦寐以求的特刊，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我把特刊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大号塑料袋，精心收藏了我的“镇馆之宝”。我的家庭藏书馆，是被分会评为二星级的。

《济宁日报》是我喜爱的报纸，值此复刊40周年之际，我谨以一名读者和收藏者的身份，衷心祝愿《济宁日报》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为济宁的发展再立新功。